

遂涉俳優體，將延歲月身： 湯顯祖的創作巔峰及其經濟與性命之學

黃莘瑜*

湯顯祖劇作最臻成熟之《牡丹亭》、《南柯記》和《邯鄲記》，密集完成於萬曆二十六至二十九年間。若對其詩文書信作較為全面的梳理，可以發現自萬曆十九年向神宗諫言失敗後，湯顯祖的生命重心乃有所轉折。其貶謫初期，頻頻採取懺悔的修辭，從罪臣兼地方官吏的身份，發表自我感悟及闡揚「天性」的言說。但看似返向內省、時自惕厲的同時，傷感卻也難以掩藏。其胸中塊壘不銷，則排遣抑鬱的需求，便注定和內省反思的歷程相詰並存。而戲曲「小文」或「民間小作」的性質，即恰好為種種規範、顧忌下之真性情、真話語，或對真實自我、世界的想像，提供舒展弛放的場域。並且這三齣以「情」為角色核心的戲劇，都同樣指向「主人翁」何在的求索。因此湯氏劇作除了關涉娛樂和生計，當不乏對生存實相的揣摩與觀照。本文將試圖從張力浮現的主要成因和場域，說明湯氏思想、心態的曲折變化，並為其戲劇創作巔峰期的屆臨，提供可能的理解途徑。

關鍵詞：湯顯祖 戲劇 創作心態 內省 自我

*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、博士後研究